

# 一九五二年級偉社慶藍星禧

李興學長



翌日(十一月十九日)早上十時，參加六日五夜菲律賓遊輪假期的十七位社友連同寶眷共廿三人陸續抵達啟德郵輪碼頭並登上「世界星夢」郵輪，該船高十七層，剛於十一月初在德國建造完成來港，首航菲律賓。眾人登船後，齊集第十六層之西式餐廳午膳，開始享受悠閒海上遊。傍晚，廣州凌紹樞及鮑誠光社友亦從南沙登船會合。旅程期間天朗氣清，不寒不熱，除卻由馬尼拉回航香港的一天風浪較大外，可算風和日麗。

24

「畢業六十五年應八十有多，這麼多人的？」當偉社同學魚貫登台接受同學日大會祝賀和「紅藍磐石」錦旗的時候，傳來台下一聲讚語。現代人平均壽命日增，寄語學弟學妹，好好保重，只要同學間保持緊密聯繫，他日慶祝藍星禧時，站滿禮台又有何奇？

社友在台上排列整齊後，葉于貺社長從何浩元會長手中接過錦旗，向會眾簡介。偉社同學是香港培正第一屆高中畢業生，當年參加第一屆全港中文中學會考，全部合格獲頒證書。之後代表偉社分別向母校和同學會致送禮金。物輕情重，互表心意。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午，港偉社於母校附近之富臨臨宮酒家設讌接待由海外專程來港相聚及居港社友，膳後移師母校出席同學日大會及拍照留念，卅一位社友出席，連同社嫂共卅八人，出席者：

- (香港) 葉于貺伉儷、李秉樞、李崇輝、李慈、林伯海、凌偉良、麥文郁、陳福中伉儷、陳肇藩、梁崇鎧、張國裕、張廷傑、楊國雄伉儷、楊寶智、裘寶初、鄧需霖伉儷、梁慕貞、黎啟壩
- (北京) 李啟盛伉儷
- (台灣) 程仲明伉儷
- (美國) 朱大壯、沈明崇、李漢光、周英煦、陳定國、陳崇鏞、梁永熙、張景榮、雷錦滋伉儷
- (加拿大) 李國才
- (紐西蘭) 張景富

眾八十後每日餐後留在餐廳擺龍門陣，追憶在學時趣事，交換社友近況，話題說之不盡，好幾次被工作人員請走以便清理地方，才各自返回客房休息。很快又到下一餐進食時間，進食-吹水助消化-又進食，加上晚上觀賞表演節目及兩次登岸半日分別遊覽馬尼拉市及長灘島，六日五夜很快就過去，臨別仍有意猶未盡之感。難怪有社友提議，不用等待五年後金鑽禧，再籌組一次歡樂旅遊又如何！

廣州偉社同學亦於十一月廿六日晚假長堤「漁民新村酒家」聚餐慶祝畢業六十五週年。包括來自北京、上海、港澳、美國、紐西蘭社友共卅七人出席。次日歸母校及市內遊覽享受美食。



# 離校65年有感

偉社梅漢泉

去年十一月，我有幸與三位社友參加三藩市同學會盛  
 去 謙，並獲藍星禧紀念座，深感榮幸。我們都是八十  
 以上高齡，其中周英煦(專業工程)是港生，雷錦滋(經  
 商)，黎萬達(工程)和我(工程)是穗生，在2002及2012  
 年都返港穗參加同學日，對廣州東山校址，倍覺親切。美  
 洲堂、圖書館、古巴堂、澳洲堂，均歷歷在目，白課堂則  
 在1991年改建為科學實驗大樓。以前的籃球場消失了，在  
 原址起了禮堂，後面有室外游泳池。

偉社的誕生地是澳門南灣小學，有社歌，是何安東老  
 師作曲，李竹候老師作詞。據我記憶我未學過唱社歌。偉  
 社的社徽是梅國治(波士頓僑領，經商)設計的。

謙會當天，黎萬達帶領女兒、女婿及孫女從Folsom  
 到來，萬達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是船舶工程專家，女兒  
 曾到星加坡上學，後在U.C.Davis得工程博士，現做研究  
 工作。我和她相識也近15年了。

我在港培正念一年級時，日軍侵港。我家逼返祖鄉台  
 山。抗戰勝利後，搬回東山祖屋，就讀培正小學六年級，  
 同班有鮑盛興(中山大學物理系教授)、余棣熙、黃錦興、  
 麥仙根等人。2002年在廣州與盛光、仙根相聚，恍如隔  
 世。培正的數理化好，所以我在美國念工程博士，均有驚  
 無險，還算順利。廣州培正有寄宿，晚上入睡時，校園的  
 播音機播放西方古典音樂。多年後，我才知道我最喜愛  
 的是貝多芬第六交響樂章(Pastoral)。直到今天，每感抑鬱  
 不樂，總希望在音樂裏尋到我的田園。我喜愛打橋牌，搭  
 擋是位92歲退休經理。每當我們打得不如意，總會互相  
 苦笑，意思是，不要緊，下次再來，永不服輸。我對他說，  
 培正有校旗歌，就有“永不死”一詞。說起來，我們的正式  
 (official)紅藍色旗是怎樣？培正與美南浸信會關係非常，  
 早年培正畢業生多到Texas諸大學升學。我曾想，美國大  
 學多有吉祥物(Mascot)。培正沒有，但有馬騮頭的光環。  
 這就是我們的吉祥物吧，一笑。

離校65年，是懷念，是感恩，是美好的回憶。



# 鑽禧三部曲——旅行緬甸剪影

輝社鄭國輝



這樣一個狂熱的佛國自有其客觀條件。

緬甸的民生窮瘠，歷史充斥着天災人禍的沖擊，我在街上見到乞丐之多，為亞洲國家之冠，且有不少從事勞動的老人、婦女及兒童。自解脫英國殖民魔掌變成獨立國家以來，軍人掌政，以鐵手腕控制老百姓的生活，摧毀自由思想，封鎖對外溝通渠道和殘忍鎮壓從言論或

慶祝鑽禧，國外旅行選擇緬甸是四月時在南下墨西哥遊船上決定的。初響應甚眾，後基於某種原因，報名者陸續退出，成行時只有十四人，計有馬文達、葉秀雲夫婦、翁希傑、葉秀瑜夫婦、何汝顯、蔡焯嫻夫婦、魯德華、霍秀森、朱一美、黃秉權、趙文權、鄭國輝、麥翠玲、李健權母子。多是兩年前參加世界同學日，遊澳洲的班底。

十一月八日下午，一行十五人(包括領隊傲捷旅行社的老板李志安先生)飛離香港，三小時後在仰光機場會見導遊楊福。這是一年青小伙子，緬甸土生，先祖是中國人，能說流利國語。只怪我的國語太差，初聽明只一小部份，後習慣他的口音，可聽到百份七十左右。阿福是一虔誠佛教徒，述說解釋很詳盡。緬甸是一佛教國家，佛塔和寺廟琳瑯滿目。所以此行也是觀摩塔寺為主，增進我對佛教的認識，收獲甚豐。每到一處，阿福不厭其煩，述出其歷史和特點。但有一令人非常困擾的，每入一勝地，要作「赤腳大仙」。在旅遊車內便先除鞋脫襪，換上拖鞋。未到目的地，也要將拖鞋寄存一處，有時要踏着滿沙泥碎石的小徑，方能進內，腳板非常不舒服，且有疼痛感覺。結果出現了小意外：(一)朱一美腳趾被沙石擦傷流血，幸好有抗生素膏，塗在傷處以免沾着污地上的細菌發炎，(二)在一塔出來時麥翠玲找不着拖鞋。後兒子李健權幫她尋覓，原來放錯了小籃，若找不着定狼狽萬分。有過來人告訴我們，高齡人士不宜往緬甸旅行。也許這是多人作「臨崖勒馬」的原因。我們成功地旅遊緬甸，確是非常幸運。

緬甸沉醉於佛教，舉國若狂。剛成年的男丁要出家當和尚一段小時間。達官貴人建築巍峨宏偉的佛塔，稍為富裕的人家也建小型佛塔以表達心意，因此遍地都是佛塔。貧苦大眾也積點餘錢買些金箔薄片裹在佛像身上以祈福。

行動評議和抵抗政府的團體。在此虐政下，現代發生了兩件驚心動魄大事，分別是人禍與天災。

六條八慘案，事發於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早上八點八分，反對軍政府極權下的壓迫，學生發動全國性抗議遊行。僧侶、市民……也參加，士兵在街頭用機關槍向遊行隊伍掃射，搶救傷亡的醫師和護士也遭池魚之禍，白色制服染滿鮮血。單在仰光鬧市內，有二千以上受難者被射殺或以棍棒杖斃。

二零零八年五月，氣旋風暴 Cyclone Nargis 襲擊伊洛瓦底河 Irrawaddy 三角洲，估計有十三萬八千人在氣旋肆虐下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露宿原野，嗷嗷待哺。國際機構準備伸出救援之手。軍政府斷然拒絕物資進口，更封鎖災區消息，於是哀鴻遍野，死傷枕藉。

由此見得，亙古以來，緬甸人民生活得很苦，隨時有滅頂之殃。宗教是唯一解脫災難的法門，希望輪迴後有一較好的生命，或積善能直接踏進極樂世界，不再回塵俗中浮沉，備受折磨。這樣悲觀的人生哲學，我在印度恆河遊記已有詳細的闡述，在緬甸境內，奔入眼簾的都是寺廟和佛塔，欣賞這些宏偉建築竟成了遊緬甸的主題。

古城蒲甘(Bagan)觀光首當其衝。現存仍有四千多座佛塔使此小城名貴遐邇，創造了世上獨一無二的色彩。蒲甘築在一望無際，有點沙漠化地質的平原上。在大小馬路旁邊，零星點着高矮巨細的佛塔，尖頂、圓筒蓋、方地基，夾離些灌木樹叢，尤其是在夕陽斜照時，這些棕塔綠葉，都鋪上一面薄薄金紗，絢艷亮麗極了！佛塔繁多，令人目不暇給。阿福選擇了多處領我們入內，羅列了最輝煌的、最古的、最高的、最大的、和最漂亮的。

雪貢佛塔(Shwezigon Paya)建築耗時三十一年，一一一三年全部完成。造型簡樸，以三層方形平台為基

座，上面再接一個八角型平台連接鐘型塔。此建築藍圖成了後來許多蒲甘平原佛塔的範本。整座塔都包以金箔，金碧輝煌，在烈日照射下，十分刺眼。塔腳旁有一泓池水，跪在地面上，可看到圓頂端刺入雲霄的尖針倒影。我因三年前被汽車撞裂脛骨三處，絕不能跪。領隊李志安跪下用手機拍了速照給我看，蔚為奇觀。圍繞着高塔是守護寺廟，門楣雕了很多手舞足蹈的人像，雖是千年古物，仍栩栩如生，反映古蒲甘人物生活情況。阿福告訴我們此塔藏有釋迦牟尼的骨塊，崇拜者求之甚為靈驗，被國人視為聖塔。

阿南達佛塔(Ananda Temple)被譽為「最美麗的佛塔」，也是最大的。有三層塔基，每層塔基四周再加立小塔的設計。牆壁嵌上許多雕像，工藝精美，述說佛祖生平。四尊立佛供奉在寺中間，各面對東、南、西、北。參拜者就圍着這四尊立佛繞圈。立佛製作巧奪天工，遠看他，佛在微笑着歡迎你。近觀之，則變得道貌岸然，尊嚴莊重。此寺曾蒙大火，南北二佛被毀，重修的幾可亂真，但面容不會因觀者遠近而變易了。馬文達因四處獵取景物拍照離群走失了。阿福要到各處找他。我們緊隨着李志安站在指定一旁等候。導遊和領隊沒有手機聯絡。幸好十多分鐘後阿福找到了他。這是寺內尋人，若是仰光或曼德勒市內便相當困難。這也是旅遊緬甸一危險性。

午膳在皇帝餐室Si Thu，這是伊洛瓦底河畔一間很有園林風味的雅緻餐館。我們的座位在河邊，要從入門處經過廣植各式蘭花、紅掌、林林總總的如蕨類的熱帶綠葉小徑方抵達。座位高臨緬甸的母親河，此河上抵曼德勒，下通仰光。在未有火車、飛機時代，此河是貫通南北的大動脈。數年前緬甸開放部份地區作旅遊事業，要建設很多旅館、餐室、機場、通道……雷厲風行，動用無數勞工，其中有像我們年逾古稀的老人、有纖弱的婦女、有十歲左右稚氣未消的孩童。在軍政府凌厲的政令下，誰敢遲緩步伐。現在旅館和餐室很有國際水準。我坐在河邊享用着，聯想到三年前在意大利五村落(Cinque Terre)地中海旁懸崖上用膳，只是東西情調大異而已。口嚼着菜餚，目掃射着河面遼闊，白浪滔滔，湧上心頭的是「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無限感觸。

在蒲甘的居停處名喚「隱匿渡假村」Sanctuary Resort。我依稀記起南非克魯格國家公園(Kruger National Park)和秘魯南部納斯本(Nazca)沙漠內夏令營式的渡假村。在廣袤大地上矗立着二十多座茅舍。每舍有兩號房間。茅舍間樹木扶疏，鳥語花香。伊洛瓦底河在園地邊流過。房門距總部註冊處有一段步行路程，所以行李要用車子運送到房間。膳堂在註冊處後面，旁有一大草



坪，圍繞着各款石像。草坪中有一頗具規模的噴水池。沿遙遠一邊有石級可步行下達河邊碼頭。因蒲甘氣候，酷暑殷雷，阿福給我們三小時在房內休息。待紅日西斜，稍紓減熱氣，下午四時再出發。

我們參觀了大比奴佛塔(That Byin hyu)。有別於其他用土磚建造的，此塔用大量石頭和磚塊砌成。內原有一白石佛像，在一九七五年大地震中破裂，被移往蒲甘博物館內保存。此塔我們只能在外欣賞其建築藝術，因已被禁止入內。在附近山坡上去看落日景象。要耐性等侯。這「鹹蛋黃」初被雲層掩蓋了。「千呼萬喚始出來」，嶄露頭角，我們也緩緩走下山坡，重登旅遊車。

晚飯在新城Nanda餐館。菜式奇劣。只有椰汁飯僅堪入口。麥翠玲說咖哩雞的胸肉，是煲完湯剩下的渣滓，然後在上面灌些咖哩汁。蔬菜煮到熟爛，入口即溶，牛肉塊宛如乾柴。魯德華對阿福說：「我們以後不想再吃緬甸式烹飪了。」倒是飯後的木偶戲很有瞄頭。武打功夫純熟，扯線木偶跳動像真人般。遠勝越南河內的水上木偶戲。其實說是木偶是不當的，人物都是穿了花式七彩的傀儡。這是蒲甘獨特的藝術。路邊街頭都有這些五花八門的「公仔」出售，後來我也買了一個給我的國際友人收藏。

我們有兩晚在蒲甘，留宿於隱匿渡假村是一難得的經



驗。翌日晨阿福邀請我們往一佛塔頂看伊洛瓦底河的日出。只有領隊李志安單身匹馬跟他去，我們都婉拒了。我的睡眠時間很少，六時出門對我不成問題。本想和李志安作伴，但要爬佛塔石級，手持小電筒照路，恐怕危險性很大。且十多年前我曾在印度恆河上看過日出，不外如是，倒留在旅館享用精美的早餐，以補去夜的遺憾。餐後徘徊於樹蔭花影中，在此匆忙旅程內稍作休閒。

達瑪央吉佛塔(Dhamayangyi Temple)是座雙層佛塔，入口面向北方。塔內有小樓梯，非常陡峭。尤其是赤腳踏著砌級的石板，冰凍光滑，若在此跌交，後果不堪設想。我小心翼翼，在那僅容一人的狹窄梯級，慢慢移動身軀，雙手摸着黑暗的牆壁以作穩定。登上二樓，真是別有洞天。圍繞着佛塔四周有一條六尺寬的行人道，藉此可眺望四周景色。美極了！放眼數里，是無際的平原，疏疏落落地豎立着大小形款不同的建築物，都是佛塔，遊客頻頻拍照。我相信照片也不能吸盡此奇景，大地是墨綠色的植被，捧起了咖啡色的佛塔群，這色調在和諧中突出反襯。我在此流連忘返。希望腦海能吸進照片不能獵取的奇景。奈於時間的限制，依依不捨地下樓。趙文權和我在佛塔旁的小賣物店叢中，物色了好幾件玉石小動物，以作此行的留念。接續下來，阿福領我們參觀有壁畫的佛塔。這些作品年代久遠。有些已呈褪色或剝落。內沒有電燈，地面凹凸不平。何汝顯用手機微弱的光線照亮着，我緊跟着他夫婦二人以防意外。

翌日乘國內航機從蒲甘飛曼德勒，二城相距路程不遙，但行車要經蜿蜒山路，需五小時，乘機快捷點。年青時讀了英國詩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十九世紀末寫的一首詩On the Road to Mandalay。美國音樂家Oley Speaks立即將此詩譜成藝術歌曲，配以明快的行軍旋律，抑揚頓挫的節拍，悅耳及哼吟易上口的音調。「棕櫚樹的風與寺院的鐘，它們說：『回來罷，英國兵，回到曼德

勒』」頓成了膾炙人口的名句。曼德勒是緬甸殖民時代英國行政中心和駐軍總部。這首詩是描寫一退伍英國軍人回倫敦後對從戎時在緬甸的生涯深切懷念。尤其倫敦陰暗的兩天令此軍人緬懷到運河以東的亞洲明媚燥熱的陽光。詩中除了棕櫚樹間的風聲，佛塔上的鈴響，還有癡情的緬甸女郎、從仰光駛往曼德勒的蒸汽船隊、從海灣彼岸像響雷般來到的晨曦……處處流露着緬甸的風情。在英國人寫的有關緬甸的文字中，引起最大回響的莫過於此詩了。我也因此詩產生了對緬甸的希冀和憧憬。

我們抵達曼德勒國際機場後，並不立即入城，而是向東車行二小時往山區小鎮眉苗(Maymyo)去。此鎮海拔比蒲甘和曼德勒高很多，天氣涼爽，很多英國將軍和高級行政人員都遷移此處辦公。旅遊車在市中心轉了一彎，觸目有很多英國式建築物，是他們當年的寓所。樓宇失修已久，處處油漆剝落和牆壁破裂也掩蓋不住昔日風華，可見得殖民時代的英國人，高高在上，享受着奢侈生活。

中午已過，阿福領我們進入Pau Taw Win餐室。鐵閘內有一頗具規模的熱帶植物花園。餐堂四處擺滿不同顏色的蘭花和品種各異的綠葉植物，簡直是花園的延續。用膳處是一寬敞密室。大長桌旁擺了十四座位。在旁一連串大窗洞開，涼風吹入，甚為舒暢。「書成蕉葉文猶綠，睡足茶蘼夢亦香」，這是清幽，滿有詩情的好去處呀！菜式以蔬菜為主，每一道菜都擺成一精美畫圖，令我不忍下箸以破壞了圖案，這是我進入緬甸最滿意的餐館。

餐後女同學們要求買些水果。公路旁有很多小攤檔。魯德華、霍秀森、朱一美採購很多香蕉，和團友分享，她們豪邁慷慨，聲名卓著。何汝顯懇求李志安查閱谷歌，此公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滇緬公路。抗戰時日本兵霸據中國沿海。廣州灣(湛江)的淪陷，中國再沒有出外的港口。滇緬公路將昆明和曼德勒連接，是中國唯一的透氣洞和生命線。時日本兵攻陷了仰光，目的是切斷滇緬公路，將中國堵死。孫立人將軍率遠征隊入緬，和日軍浴血。在仁安羌解被困的英軍出重圍。(後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在紐約找到一隱居的遠征隊老軍人，親自向他獻花致謝)戴安瀾師長堅守同古以拱衛曼德勒，後馳援邊城臘戍，受日軍伏擊失救殉難於毛邦村。這風景如畫的滇緬公路曾灑下很多熱血男兒的血汗和淚水。流連此路，何汝顯和我有無限的感慨。(編按：文中所指遠征隊老軍人是孫將軍麾下新38師113團團長劉放吾)

眉苗還有兩個景點值得一記。杯告瀑布(Phaychit)有點像四川九寨溝，但規模小得多了。瀑布頂頭有一金色佛塔。翁希傑、趙文權和我在瀑布前拍照留念。背後有人

在戲水、沐足。這瀑布差強人意。遊客太多破壞了寧謐氣氛。坎陀巨公園(Kandawgyi)有一大湖，水面清澈，「游若空中無所依」一角是白天鵝家族，另一角是黑天鵝家族。它們劃界分治，互不侵犯。步過橫湖大橋，穿過森林，有一蘭圃。花的品種，搜羅淨盡，各自爭妍鬥艷。內有一蝴蝶室，壁上貼滿蝴蝶標本，唯大遜於馬來西亞檳城的蝴蝶園，彼處有各類蝴蝶，在網底空間，花卉叢中飛舞。是夜留宿在Aureum Palace Hotel，也是夏令營式，佔地比蒲甘的隱匿渡假村還大。要坐車從註冊中心到房間，房內面積也很大，下兩級方踏入浴室。在深夜對老人實是危險。李志安整夜不敢入睡，恐怕接到電話有人跌倒求救。老人旅行緬甸還有一大難處，便是在外間找洗手間。所有佛塔都沒有此設備。要往外圍賣物小店群背後，都是沙石泥濘小徑上行很遠處。穿了拖鞋行走，甚不方便，赤足更不可能。門外女士收些碎幣作入場券，若沒有便「閒人免進」，有幸的旅伴在旁代付，不然是要臨時改姓「賴」了。眉苗的坎陀巨公園內外表頗具規模的公廁。裡內除地面全濕，方便處是一大洞，不能坐下，個中乾坤，慘不忍睹，和其他公廁無異。我剛用罷，見翁希傑進來，我對他說：「若你功力能忍到餐室，別進來，你的眼睛可受不了。」

次日晨早餐後回程曼德勒市。途經愛國寺。阿福說裡內大佛原先塑造好準備送給越南的，但搬運時大佛異常沉重，費盡人力馬力，不能移動半寸。神靈暗示此佛愛國，不願他往，只好留在這裡。時值冬季，此佛竟披上禦寒大衣，其實曼德勒溫煦如春。寺內有很多陳年歷史照片，如緬甸最後一位國王和王后，二人被英國人廢黜後，徙往印度以終餘年。我雖熱愛歷史，但時間不容許我仔細閱讀那些英文解釋。

庫特多(Kuthodaw)佛塔中央是座金色大佛塔，旁邊有七百二十九座小白塔，列成一條長蛇，陣容聳人視聽。每座白塔內都有一塊刻滿緬甸古老經文的石碑，美譽為「世界最大的書」。曼德勒皇宮已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在的是重建。重重疊疊，可以說是緬甸金字塔。我們隔着護城河遙觀，它在水上的倒影，構成一幅藝術畫。老實說，蒲甘之後，所有佛塔已成反高潮，我的凝聚力已到強弩之末。阿福的解述成了耳邊風，看到的有如走馬看花，稍縱即逝。

午餐在中餐館金鴨子，烹飪很夠水準，招牌菜掛爐鴨脆皮肉嫩。跟着阿福領我們到曼德勒的Eastern Palace Hotel，領取房間，放下行李，稍作休息。我已在房看電視了，突然李志安敲門進來，解說旅館客滿。他和阿福共房，這是唯一剩下來有兩牀的房，可否將這房讓給他們。

我說我是單身客，住在那處無所謂。李志安請我到樓下櫃面領鎖匙，旅館另有地方給我。我以為像在多年前英國的天空島(Island of Skye)，住的是衣櫃改成的單人房，沒有淋浴。怎料打開房門，是一大套房，有廳、睡房、兩間浴室、辦公室，簡直是城市內一居室單位。是夜觀光完畢後，我請何汝顯夫婦、黃秉權、趙文權入內聊天。幸運之神在曼德勒降臨在我身上，我對此城更情有獨鍾了。

吳炳橋(U Bein)是在曼德勒最後一景點，我們在黃昏時抵達。這是橫跨東塔曼湖(Thaungdamun Lake)的柚木橋，是世界最長的柚木橋。橋身已被水泥修補過。在這裡看落日是緬甸名景。橋全長一點二公里，由一千條柚木柱搭建而成。那時來人甚多，異常擁塞。橋上沒有欄杆，很容易被人擠下湖去。阿福見情勢不妙，想召我們回頭不要上橋，但人流已湧走十一人。他只截回魯德華、朱一美、黃秉權和我。我們看不到落日，但在茶館內遙觀如蟻般的人群，別饒情趣。曼德勒沒有出租汽車，街上行人不懂英語或中國話，我們於緬甸文目不識丁，又沒有手機連繫，那時不知道旅館名字和阿福所屬旅遊機構名稱，走失了便成流浪漢，很險啊！回旅館前觀光了翡翠寶塔，此佛塔全部用翡翠、紅寶石、藍寶石……砌成的。在夜晚電燈照射下，珠光寶氣，輝煌奪目。緬甸民生這樣窮困，而建這價值連城的佛塔，是不是人間一大諷刺？

茵麗湖(Inle Lake)是緬甸第二大淡水湖，在曼德勒東南，是人間仙境，世外桃源。從曼德勒到希赫機場要半個鐘頭機程，再半個鐘頭車程抵達湖濱別墅。我們的住處



是一組弧形環湖建築物。每一房號都是一座矮屋，錐形屋頂，每一面都是山形牆。屋在湖上，為高腳撐起。屋塗上深棕色，古意盎然。每屋背後設備一小陽台，可從房間拉開玻璃門出去。在陽台半臥在「懶佬椅」，遠眺高山，近觀湖水，超塵脫俗。不知人間何世。在碼頭等候房間鎖匙時出了一小意外。阿福站在邊緣，不知何故，馬失前蹄，「撲通」一聲，跌下湖去，弄到龍基(緬甸男子穿的長袍)全濕，急忙找房換掉。

進房休息少許，時未及午，遊湖節目開始了，四人一組分派一柳葉艇。三女將朱一美、魯德華、霍秀森在我前面。後面的是掌舵人，控制着電動機。首站是長頸族的村落，一中年婦人率領兩位年輕女兒迎賓。此族人認為長頸女性最美，所以每個女性少女時代開始，每年需要套帶一銅頸圈，年復一年，直到無法增加而止。這三位女士頸上也套上纍纍的銅圈。此廳牆上掛滿此族人的生活照片。後面禮品店出售的多是他們的手藝品。

蓮藕絲織布坊也是停站之一，湖邊居民發現將藕絲抽出來打成毛絲可以織成各種衣著，冬暖夏涼。賣物店可以選購這類產品，全世界只有這裡方能買到。午餐在湖畔一小鎮的小餐館內。食物倒是平常，但臨湖用膳，「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下午去觀光一水上人家。屋宇都是像我們別墅房間的高腳屋，建在湖面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村內包括學校、醫院、郵局……最特別的是居民的水上農場，蕃茄、馬鈴薯、玉米等農作物都種在浮萍上。如何將浮萍用作泥壤，確是一門學問。

最精彩的是鑑賞漁夫釣魚，那單腳划船的獨特技巧，令我嘆為觀止。因為雙手划船實在不方便撒網捕魚，當地人練就一腳踏在船頭，再利用單腳和單手划槳，另一隻手便可空出來撒網、收網捕魚。我們的柳葉艇駛近漁艇時，驚險鏡頭突然出現。三位女同學同時側身向右獵取拍攝漁夫捕魚動作，令小艇也向右傾斜，我急向左傾，希望肥胖身軀可稍作平穩，但小艇已入水了，她們的衣袖也沾濕，椅子也向右翻。漁夫見狀，立即過來幫我們將椅子和小艇復原。女同學也驚魂方定坐正。霍秀森取出一張五千元緬幣(值約四美元)給漁夫作酬謝。漁夫以為她要買魚，從竹籃取出一條活魚給她。秀森後來說，此柳葉艇有毛病，當快走時力道平均，停下來或慢行時，平衡便出了大問題。最後小艇駛回別墅，要入閘門。那藍天白雲，青山碧水，綠野棕屋確實令人陶醉。湖邊野生

的布袋蓮，繁殖甚廣，形成一大片綠氈。

晚餐在山上大街旁的大膳堂。熱哄哄一大堆人，可反映出茵麗湖是一熱門旅遊景點。飯後要走一大段陡斜石級，回到湖上房間。晚間沒有節目，不能早睡，只好看電視。澳門蓮花台播出電影「教父」。半個鐘頭後，連那熒幕上矇矓影像也消失。不久房間沒有電源，全部黑了。那小電筒在蒲甘沒有用來查看日出，現倒派上用場，十五分鐘後，房間再亮，電視仍黑，索性揭開蚊帳，躺在牀上休息。

旅程倒數第二天，我們從希赫機場飛回仰光。自一八五二年以來，英國取得所有海岸線地區主權，仰光成了英屬緬甸首都，且被美化為東方花園。英人蓄意將仰光變成為殖民地示範城市，歡迎從各地來的移民。我們只有半天時間遊覽仰光。喬達基塔(Chaukhtatgyi)的臥佛是緬甸最大的。比人還高的佛腳底板有一百零八個圖案，每個圖案代表人的一次輪迴。皇家湖是一座人工湖，湖上有艘皇家船已改為高級餐廳，我們在此吃了最後一頓緬甸餐。晚間有傳統舞蹈表演。唐人街除了有華人開設的商店級雕飾精美的廟宇，也雜有緬甸人和其他民族的商家，外貌遠比不上馬來西亞、越南等國華埠，蘇雷金佛塔(Sule)在市中心，很近我們住的香格里拉大飯店，巍巍宏偉，是市內的壯觀建築。

緬甸是多元民族，其間糾紛難免。最近出現孟加拉國和緬甸邊界上羅興亞族Rohinges被驅Rohinges逐和屠殺事件，曾令我們掛慮此旅行的安全。緬甸是否一好的選擇？多謝神，我們安然渡過。翁山蘇姬雖被釋放，她是緬甸人的精神領袖，但實權仍被軍人牢牢掌握着，他們視人命如草芥，從「六條八慘案」得知，對待羅興亞人和自己緬甸同胞是同出一轍的。

